

G280



文革通訊

内部参考 注意保存 第61期
1967.4.8. 今日六版

红卫兵上海革命造反
委员会(红反会)编印

毛主席語录

凡是反动的东西，
你不打，他就不倒。

号 角

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緣妖雾又重来。

伟大的四月决战來到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刻到来了！

《红旗》杂志評論員和戚本禹同志的文章吹响了向中国的赫魯曉夫刘少奇之流决战的进军号。使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进入了崭新的阶段。

“你們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当前的国家大事是什么？就是彻底打倒刘少奇，彻底摧毁刘家皇朝，彻底肃清刘氏《修养》的遺毒！我們要坚决地不折不扣地执行主席的指示，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

毛主席教导我們：“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它們是不打不倒的！越是我們的胜利之日，正是敌人垂死挣扎之时。前一時譚震林不是迫不及待地跳出来了嗎？这股全国性的自上而下的反革命資本主义复辟逆流的出現决不是偶然的，这正說明敌人还不死心，他們正虎視眈眈，随时准备搞反革命复辟！

敌人在磨刀霍霍，我們怎能視而不见，听而不聞？我們一定要奋起毛泽东思想千鈞棒，把刘邓之流彻底打倒！
金猴奋起千鈞棒，玉宇澄清万里埃。

毛主席說：“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我們要高举革命的批判的旗帜，打一场人民战争，刘邓之流定将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伟大的战斗号角已吹响了，讓我們更高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紅旗，发扬鲁迅痛打“落水狗”之精神，穷追猛打刘少奇。把它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使它永世不得翻身！

敌人不投降，就叫它灭亡！

打倒中国的赫魯曉夫刘少奇！

刘、邓、陶、譚从党中央滾出去！

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中央文革！

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胜利万岁！

我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阳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最 高 指 示

这种思想上没有入党的人，头脑里装着許多剥削阶级的脏东西，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党。他們想：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还不是那一套？他們那里知道要得到这一套并不容易，有些人就是一辈子也没有共产党员的气味，只有离开党完事。

毛泽东

刘少奇剥削阶级本性难移

——刘少奇家乡調查記

刘少奇原名刘作黄，后改名刘少奇，恬不知耻地以为自己是世界上少有的人物。由此可见其个人野心家的丑恶灵魂。刘少奇的家庭出身至少是个富农；他兄弟四人，大哥、二哥已死，三哥刘作洪与其姐姐均是地主分子。他从小不劳动，一直读书。曾去法国留学一年，去苏联一年，回国后又去日本一段时间，从日本回国后即到安源煤矿工作。

約在一九二三年，刘曾回家一次（当时可能已入党），他对家里人說：“我在外头革命，要是成功了，就成功了，要是不成功，中国就要亡国，那时我就跑到国外去住，你們不要找我了。”（大意）这段話充分暴露了大投机分子刘少奇真面

目。同时，刘少奇还把他的投机本領传授給他的后代，对他的侄儿們說：“你們能讀書的讀書，不能讀書的就學一技术。”

一九四九年，地主分子刘作洪等跑到北京来找刘少奇，刘接待了他們，讓他們在北京住了一个多月。刘作洪回家时刘少奇送給他許多东西，其中有人参等貴重的补品。刘少奇用人參补养过去喝劳动人民血的地主分子，其反动的阶级立场不是很明显嗎！

一九五一年，刘作洪又到北京，住了二十多天，自然又从刘少奇那儿捞到不少“好处”。

一九五七年，刘少奇去湖南长沙一次，他竟用小汽车把地主分子刘作洪十余人接到长沙，和他們坐在一起，大吃大喝，亲热异常。

在刘少奇包庇纵容下，地主分子刘作洪自解放来，从未受到任何监督，进行劳动改造；相反，刘作洪依仗他兄弟的势力，在家乡飞扬跋扈，趾高气扬。一九五七年以后，刘作洪竟被接到湖南省参事室当“秘书”，每月只开一两次会，整天游手好闲，便拿几十元“工”資剥削人民血汗（最初四十元，以后升到六十元）。直到这次文化大革命，刘作洪才被紅卫兵赶回家乡。

一九六一年五月，刘少奇带着王光美回湖南家乡一次。这两个家伙在訪問印尼时，穿得何等闊气、妖艳，王光美还帶着金項鍊，丑态百出。但他們这次回乡，都乔裝巧扮，裝成很“朴素”的样子。刘少奇还假惺惺地去“訪問”貧下中农，并把他的房子分給十余家住（这些房子在土改时就應該分給貧下中农），妄图收买人心，欺骗貧下中农。但是，狐狸尾巴还是藏不住的。他在家乡做过报告，召集貧下中农开过座谈会，放了不少毒。他曾恶毒地攻击毛主席，說什么“刮五风，下边干部責任不大，主要責任在上边。”把矛头直指我們敬愛的領袖毛主席，真是罪該万死！他在临走前，还跑到他姐姐家里，亲昵地叫地主分子“姐姐”，送了許多礼物，这个地主分子还嫌太少，大为不滿。当我国暂时困难时期，地富反坏右和各种牛鬼蛇神紛紛出籠猖狂活动的时候，刘少奇与地主分子勾勾搭搭，煽风点火，其恶毒用心昭然若揭。

打倒中国的赫魯曉夫——刘少奇！

新北大《同心干》战斗团

《論共产党员的修养》再次出版的背景

两个阶段的搏斗，两条路綫的斗争，两种命运的决战。

目前，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綫和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綫的斗争，是我党四十多年历史上最大、最激烈、最尖銳、最广泛、最深刻的一次斗争。它将关系到中国革命的命运，世界革命的命运。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綫已經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綫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两条路綫的斗争，并非今日始，由來已久。刘少奇在各方面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而《論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本书就是他手中的一张王牌。刘少奇利用这本书抬身价，造舆论；进可攻，退可守。

这本书披上庄严的法衣，招搖撞騙，有些人則別有用心地大加出版，大肆吹捧。从六二年八月到六五年八月仅仅三年时间，只在北京就印刷了二十二次，而且这本书还翻譯成各种文字，运銷国外。

再版的《論共产党员的修养》真的是一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嗎？不，根本不是。它其詞甚美，其意极毒。现在是时候了，是該还它廬山真面目的时候了，是該彻底批判这本书的流毒的时候了。

一九六二年八月，是刘少奇睡醒觉了，突然想起要重新发表《論共产党员的修养》嗎？不，这是一个信号，表明刘少奇苦修多年，終于得道成仙，要下山了，要夺权了。

看看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的政治气候，排一张时间表，我們就会立即得到非常深刻的印象。

一九六一年初，《海瑞罢官》迫不及待地破门而出，三家村的伙計們也兴高采烈地开张营业了。他們一开始就恶狠狠地把矛头直指我們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六、七月就达到了一个高潮，陣陣恶浪，股股妖风，簡直是不可一世。

就在这个时候，一九六一年六月三十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周年慶祝大会上，刘少奇和着这股妖风，迎着这陣恶浪，公然贬低毛主席，贬低毛泽东思想。他說：“毛泽东同志和我們党中央，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設的理論，吸取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設經驗，在我国执行了第一个五年計劃的經驗基础上，制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我們运用了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对资产阶级采取赎买政策的思想，运用了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采用国家资本主义政策的思想。”早在一九六〇年林彪同志就指出，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頂峰。刘少奇根本不承认……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頂峰。更有甚者，在这样重大的紀念会上的讲话，結束时，刘少奇竟然不呼“毛主席万岁”的口号，不呼“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的口号，岂不令人深思。

邓拓們从刘少奇那里得到启示鼓舞，七月二十五日就抛出一篇最恶毒的黑話《专治“健忘症”》，疯狂地攻击毛主席。

一九六一年九月刘少奇指示制定了“中央关于全党干部輪訓的决定”，鼓吹什么“自由思想”，“自由討論”，“三不主义”，为反党分子造就“早春气候”，放任机会主义分子出籠，讓他們不要有什么顧慮，大胆地、自由地、尽情地“放”吧！

一九六二年一月刘少奇在中央召开的七千人的大会上，大肆放毒，攻击一九五九年反右倾是“斗争过火了”，反右倾本身就是錯誤的，党的生活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刘少奇以总结工作为名，大肆攻击三面红旗，要把三面红旗当作历史教訓来总结，胡說什么：“我們现在总结前几的工作，恐怕总结不完，我們后代还要进行总结。”刘少奇甚至更別有用心地提出所謂甄別問題，明目張胆地为右倾

机会主义翻案，并把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提出“反对毛主席，只是反对个人”，“和彭德怀有相同观点的，只要不里通外国，就可以翻案”，“在党的会议上讲的，就不定罪。”等三条黑标准，并直接作了“只要本人提出申诉，领导和其他同志认为有必要就可以翻案。”的黑指示。

一时间，牛鬼蛇神莫不兴奋，都从阴暗角落里爬出来，蠢蠢欲动，要“大显神通”了。

吴晗掩饰不住内心的狂喜，在报上高叫：“这半年多来，冲击着一股‘浪’”，“这股浪头可真大。”邓拓则原形毕露，赤裸裸地说：“大地很快就要解冻了。”随即抛出一篇“为李三才辩护”的黑话，为“海青天”招魂，以示响应，有恃无恐地、全面地发动了进攻，达到了顶峰。

紧接着，一九六二年五月，刘少奇批转了“中央财经五人小组的报告”，竭力夸大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为三家村提供炮弹。刘少奇出“钱”出“枪”，三家村出人，主奴合伙打“内战”。

经过一系列紧张活动，刘少奇作报告，批文件；三家村刮阴风，点鬼火，上下串通，遥相呼应，配合默契，搞得乌烟瘴气，黑云滚滚。就在这个时候，一九六二年八月，《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经过精心修改，蓄意粉饰，又被抛出来了，刘少奇妄图诋毁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影响。一九五九年林彪同志发表《高举党的总路线和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红旗阔步前进》的文章，树立毛泽东思想在军队中的绝对领导。一九六〇年毛选第四卷出版，中央军委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彻底清算彭德怀资产阶级建军路线，林彪同志在会上号召全军大学主席著作，提出“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立竿见影”的方针。全国、全党、全军积极响应林彪同志的号召，深入开展轰轰烈烈的主席著作学习运动，毛泽东思想越来越深入人心，越来越为广大群众所掌握，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刘少奇对此惊恐万状，急忙抛出这本书，妄图为自己争一席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分庭抗礼。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重新发表于前，八届十中全会召开于后，明眼人不难看出，刘少奇想用这本书对八届十中全会施加压力，为他那些被罢了官的狐朋狗党打气，集合队伍，振作精神，整顿士气以谋求东山再起，卷土重来。

但是刘少奇高兴得太早了。大海航行靠舵手，毛主席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中流砥柱，力挽狂澜。毛主席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发出伟大号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全党和全国人民坚决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向企图复辟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进行了猛烈的反攻。刘少奇遭到了可耻的失败，他的王牌也就破产了。

这就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再版的政治背景。

从这篇材料中，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刘少奇一伙的叛徒嘴脸。毛主席教导我们：“国民党怎么样？看它的过去，就可以知道它的现在；看它的过去和现在，就可以知道它的将来。”刘少奇一伙和国民党反动派一样，反革命本性是决不会改变的，他们决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必将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我们一定要发扬鲁迅痛打落水狗的精神，把刘少奇一伙一个不漏地揪出来，斗倒斗臭，让他们在中国人民中间永远象过街的老鼠，人人喊打，永无抬头之日！

与那些叛徒的丑恶灵魂截然相反，刘格平同志坚强不屈，保卫了共产党员的崇高气节。参与这一卑鄙事件的前统战部长徐冰也只得说：“刘格平同志没有履行这个手续，是坐到底。”同志们，相对于这些贪生怕死的叛徒，这是多么高大的形象呀！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把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把大权夺到真正的革命左派手里；把那些叛徒变节分子清除掉，让那些对敌人勇敢战斗，牺牲生命都在所不惜的英雄来掌权！

彻底打倒刘少奇大叛徒集团

一九三一年——一九三六年，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踏遍了祖国的壮丽河山，中华民族正处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无数坚定的革命者，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为了民族的生存，为了革命的胜利，在敌人的监牢里，宁把牢底坐穿，坚韧不拔，威武不屈；在敌人的铡刀下大义凛然，视死如归。他们的英雄形象，永远铭刻在中国人民的心里。然而，刘少奇手下的一伙，被捕入狱后，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威逼面前吓破了胆，竟然卑躬屈膝，变节自首，以“反共启事”“反共宣言”“反共声明”换取了他们自己的狗命，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为了让大家看清他们的叛徒嘴脸，现按他们发表的《反共启事》式样，抄录一例：

徐子文反共启事

子文等因思想简单观察力薄弱交游不慎言行不检致被拘禁于北平军调处反省分院反省自新当兹国难时期凡属中国青年均需确定方针为祖国利益而奋斗余幸蒙政府宽大为怀不咎既往准予反省自新现望有为青年俟后莫再受其煽惑特此登报声明。

徐子文（安子文） 刘华甫（刘澜涛） 杨仲仁（杨献珍） 周斌（周仲英） 董旭头（董天知） 夏维勋（鲜维勋） 冯俊斋（马輝之） 张永汉（薄一波） 徐立荣（徐子荣）

中华民国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年）八月三十日

凡革命同志见此无不咬牙切齿，怒气冲天！无耻背叛毛主席、背叛革命的，也不仅是上例薄、安、刘、杨几个，而是屈指三百多，只有刘格平同志没有变节自首。现仅公布一部分示众。（见附表）（刘格平同志是这次山西夺权领导者之一。）

这个叛徒网的罪魁祸首是谁？就是刘少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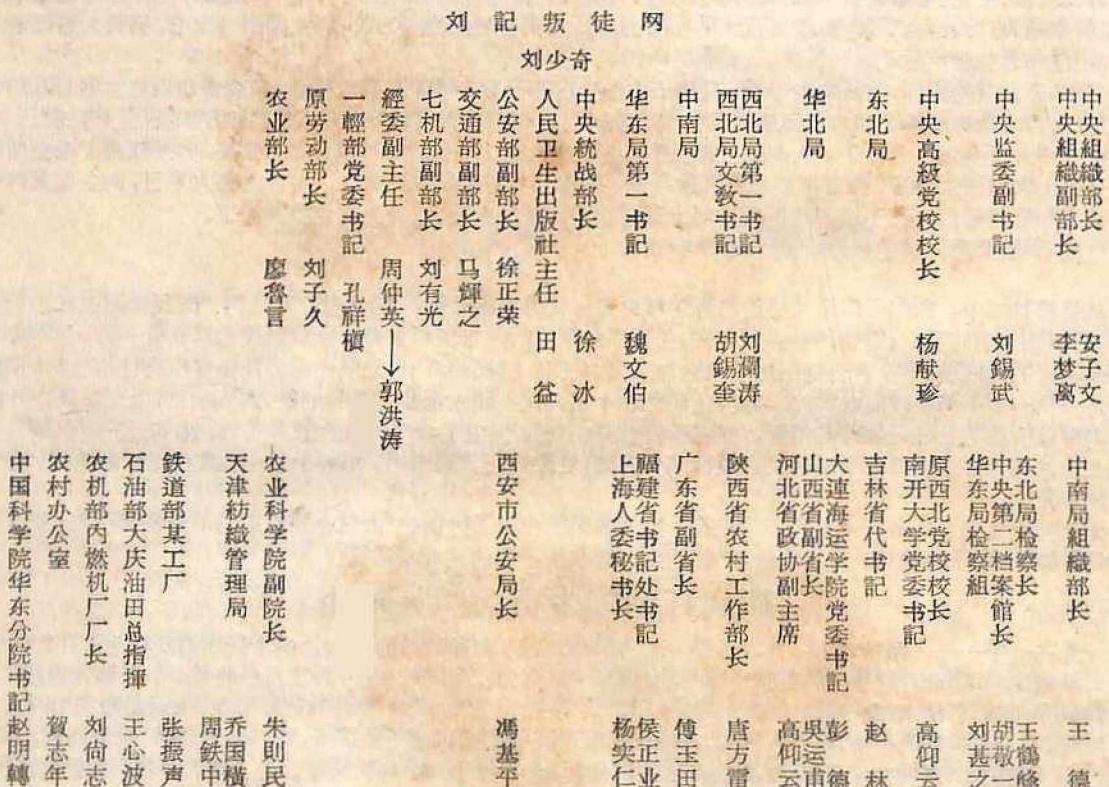
是他，作为当时北方局的总负责人指示狱中党员可以履行自首手续；是他，与彭真在一九四四年签订攻守同盟，包庇这个叛徒集团，说他们写的是“假自首书”；是他，伙同邓小平在一九四五年“七大”会议上，企图规订写过自首书的叛

党分子也可以当中央委员；是他，在一九六二年指使安子文，把叛徒名单登记上来交给邓小平，凡登记者均定为“有了组织结论”，并指使说“谁追查，就說中央知道”，“这是组织秘密，不能告诉你。”是他，和那些叛徒狼狈为奸，庇护他们飞黄腾达，不可一世，把持了一线和三线的重要职务，劫夺了一部分中央局、省、市的党政军财大权，为实现全国性反革命复辟准备了组织条件和干部条件。一九五六年，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刘澜涛、安子文、薄一波在原叛党自首的地方草《凤子》合影留念，一九六一年，刘澜涛、安子文等再次聚集于此留影，可见其贼心不死；一九五五年，他们销毁旧北平时期的敌伪档案，妄图销迹灭迹，蒙混过社会主义之关；一九六〇年，叛徒高仰云到广东从化“修养”，去年到安子文、薄一波、刘澜涛处密谋，事后与他的臭老婆——女特务李琛一起去广东，薄一波、刘锡武也先后到从化“修养”，他们与当地大叛徒王德来往甚密，蓄谋变天；一九六四年前后，彭真、安子文等反党野心家调动兵马和叛徒向京津集中，准备搞反革命政变；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彭陆罗杨反革命集团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刘邓黑帮见狐狸尾巴藏不住了，为了掩人耳目，蒙混过关，于是制訂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疯狂地打击革命群众，企图扼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同志們想一想，如果讓他們的陰謀得逞，那就会有千百万人头落地，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換來的社会主义江山就会废于一旦，那是多么危险的情景啊！然而“借問瘡君欲何往，紙船明烛照天燒”。一切反动派都是紙老虎，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直至灭亡，就是他們的必然邏輯，他們是絕不會违背这个邏輯的。

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把刘少奇叛徒集团完全、彻底、全部、干净地铲除掉，把刘邓反动路线彻底砸烂，让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灿烂阳光普照全中国，红遍全世界！

南开大学《八一八紅色造反团》、《八三一紅色造反团》



刘少奇的反革命历史罪行

刘少奇是老牌的反革命。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刘少奇来到北方局任北方代表、化装大学教授住在天津英租界，代表中央领导北方局工作。

刘少奇来到北方时，正是民族解放的烽火燃遍祖国大地，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同武装到牙齿的日本帝国主义作殊死搏斗的时刻，民族矛盾尤为尖锐，中华民族的危亡与生存已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刻。

毛主席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論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这一著名文献中說：“所有这些都指明，革命的陣勢，是由局部性轉變到全國性，由不平衡状态逐漸地轉變到某种平衡状态。目前是大变动的前夜。党的任务就是把紅軍的活動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資產阶级、民族資產阶级的一切活動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統一的民族革命戰線。”

毛主席的抗战号角响遍了祖国大地，工人、农民、学生以及一切爱国知識分子，积极响应。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学生罢課，抗日救亡运动空前高涨，革命形势大好，革命高潮已經到来，而当时作为中央北方代表的刘少奇却采取了所謂“积蓄力量，潛伏不动，偃旗息鼓，以待时机”的反动透頂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投降主义方針。

1. 刘少奇对工人运动的态度：

刘少奇在《論职工工会工作》一文中对工人运动有三点指示：

第一、罢工如果没有把握胜利的，不要罢。

第二、罢工如果要引起组织暴露，不要罢。

第三、罢工，只能提当地的经济要求，不能提过高过左的政治要求。如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更不能提拥护苏区和拥护红军。

刘少奇这样讲，根本目的，说穿了就是不让工人罢工，不让工人革命。毛主席说：“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人的斗争正在从厂内向着厂外，从经济斗争向着政治斗争。工人阶级的反日反卖国贼的英勇斗争，现在是在深刻地酝酿着，看样子离爆发的时候已不远了。”刘少奇的阶级投降主义直接反对了毛主席对国民党统治区工人斗争形势的指示。

2. 刘少奇对农民运动的态度：

一九三五年，刘少奇到华北来的时候正是冀南农民运动高涨时期，日本的入侵，蒋介石国民党的妥协投降，激起亿万农民的愤怒，冀南地区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在毛主席“八一”抗日宣言与“抗日救国六大纲领”的号召下，在红军东进抗日的鼓舞下，起来造反了，起来暴动了。这个反造得好，暴动得对！

暴动的队伍风起云涌，遍及冀南十几个县，从经济斗争过渡到政治斗争进而发展到武装斗争，组织华北抗日反蒋第一师，提出“抗日反蒋”的口号，大造日本帝国主义的反，大造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卖国贼的反，大造地主阶级的反。给当地国民党公安局、保安队、大汉奸、大地主以沉重的打击，头等地主跑到大城市，二等地主跑到平汉线等城市，乡村的小地主已经投降了，纳抗日捐，农民组织布袋队，威逼地主，开仓济贫，乡村一片抗日气氛，打破一切旧势力旧形式的束缚，形势真是好得很。地主怕死了，后来地主武装及宋哲元调军队来镇压。农民也奋起抵抗，从八月开始到一九三六年二月，经过酝酿、激战和退却三个阶段，给日本侵占华北和冀察傀儡政府政权一个严重打击，就在这个时候，刘少奇跳出来，不但不支持农民暴动，相反认为是“左倾冒险”，在“一二·九”运动前夕，便急忙发表三点指示：

1. 插枪不干（把枪藏起来）。

2. 分散潜伏。

3. 转移主力到太行山。

刘少奇提出后，让特委讨论自行选择执行，当时引起特委领导思想混乱。后经过特委讨论：第一，不能插枪不干；第二，到太行山去又脱离群众，如鱼脱水，那只好被迫选择第二条“分散潜伏”，其结果是被敌人分别吃掉，各个击破。当时国民党河北保安司令张元荣到冀南镇压后回来说：“我这次发财了，得钱二万，杀人八百。”一场历时半年、规模巨大的农民革命暴动烈火就这样被刘少奇配合日本和国民党给扑灭了。

3. 刘少奇对“一二·九”学生运动的态度：

“一二·九”学生运动，是在我红军东进抗日，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继续妥协投降，日本帝国主义疯狂侵占内地的情况下爆发的学生爱国运动。

日本在“香河事件”之后，威逼国民党，强迫搞“何梅协定”，要华北五省实行自治，并进一步侵占华北，平津学生对此极为不满，进行示威游行，坚决要求抗日，国民党出动大批军警镇压，用大刀水龙头木棒，对付手无寸铁的青年学生，学生们也毫不屈服，同他们坚决斗争。这种斗争是“非法”的、激烈的、可歌可泣的事件。此时刘少奇指使彭真以领导身份，依托在北洋军阀时期北京警察局总督和天津汉奸暴动的头子大官僚大汉奸大托派张弼的家中。彭真坐在这个人家里指挥学生运动，要学生转入合法斗争，走上层路线。拥护暗自勾结日本、投靠日本的宋哲元，给宋哲元的二十九军献剑献旗，把抗日重任寄托在国民党宋哲元的身上，把正在发展的学生运动拉向右转，使学生运动不能与工人农民运动结合起来，以至于陷于孤立。此时刘少奇着重上层活动，在河北省委办的半公开刊物《长城》杂志上以陶尚行化名发表文章，与张申甫等人论战。另一方面把民族解放先锋队的活动也一步一步地拉向右转，引入合法主义。实际上，刘少奇、彭真在“一二·九”运动中起了灭火的作用。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刘少奇是扼杀工农学群众运动的刽子手，他起了敌人不能起的作用。（摘自北航《红旗》）

刘少奇反革命嘴脸大暴露

——刘少奇六一年湖南之行

一九六一年，是国内外阶级斗争异常尖锐、复杂、激烈的一年。国际、国内的阶级敌人活动猖狂，气焰嚣张。在这种情况下，刘少奇带着“高级参谋”王光美，在湖南农村跑了四十天，大讲黑话，大干其反革命勾当，紧密配合国内外阶级敌人，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了一次疯狂的进攻。

一、恶毒攻击三面红旗，为右倾机会主义翻案

刘少奇疯狂攻击毛主席提出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

他诬蔑大跃进使一些地方“元气大伤”，是一次“破坏”。五月十三日，他在长沙市听取了湘阴县整风整社汇报之后说：“有些地方元气伤大了，人死亡多点，东西平调得多点，（恢复）可能需要一些时间。在这些地方，应该说是一次破坏”。他甚至把大跃进兴修水利比做秦始皇修长城，隋炀帝开运河，大加誹謗。他咬牙切齿地说：“要知道秦始皇、隋炀帝是修长城修运河垮台的。实际上我们比他们死的人还多。”他恶毒地咒骂：“现在不是什么人兴财旺的时候，死的人超过了生的人。”

刘少奇肆意誹謗人民公社。五月六日，他对炭子冲大队贫下农说：“三級所有制搞乱了，乱调劳动力，把所有制搞乱了。”诬蔑人民公社搞得“农村中农民没有积极性”。诬蔑“群众一个是‘忍’，一个是用怠工消极抵制我们，促使我们觉悟”。刘少奇挑拨离间，处心积虑地企图制造党群之间的矛盾。

他公开攻击三面红旗是“框框”，是“机会主义的政策法令”，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或者消极抵制，去“顶”；或者积极反抗，干脆“推翻”。在五月十三日听取汇报的会上，他说：“关于政策法令的问题，有资本主义的政策法令，有社会主义的政策法令，还有机会主义的政策法令。”“要使我们同志了解这一点，不要被政策束缚着，有些东西，就是中央的政策，

也可以推翻、补充、修改的。”十分明显，所謂“机会主义的政策法令”，就是指三面红旗。刘少奇說：“就是中央的政策，也可以推翻、补充、修改的”，其矛头所向，昭然若揭。他还以“頂”“五风”为名，企图煽动社員集体去“頂”三面红旗。五月九日，他在花明楼召集的一个干部会上說：“‘五风’这么严重，下边为什么沒人敢頂？”“如果你们个人、少数人頂不住，你们要发挥社員代表大会的作用，社員代表大会是人民公社的最高权力机关，可以集体頂。”他公开替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打抱不平，煽动說：“为了坚持真理，戴右倾帽子不要怕。……我自己也戴过十二年右倾帽子，最后还是取消了。”“要坚持真理，做好五个准备，无非是开除党籍，撤职，坐牢，老婆离婚，杀头。”刘少奇反骨毕露，气焰极为嚣张！

更为恶毒的是，刘少奇公然同邓拓唱一个調子。邓拓要用“特制的棍棒”来“击”我們党的“头部”，要用“狗血淋头”来治我們党的“健忘症”。刘少奇則扬言要“刻石立碑”，警告我們党“永远記住”三面红旗“这个教訓”。就在五月九日的座谈会上，他說：“不要再犯‘五风’的錯誤，不但你們这一輩要記住，而且要教育你們的后一代，让子女不要再犯这样的錯誤，而且可以刻石立碑，永远可以記住这个教訓。”

等等，等等。刘少奇攻击三面红旗的罪行，举不胜举。

二、刮资本主义黑风，搞资本主义复辟

一九六一年，刘少奇来到湖南，兴妖作怪，刮起一股股资本主义黑风。

四月十三日，他在工作組汇报会议上說：“就是集体所有制和个人所有制，也要有一个自愿。我們提倡集体，可是他死要单干，你怎么办？你說他是资本主义分子，要戴帽子，要开辯論会？！”这一段話是什么意思呢？第一，是告訴富裕中农：你們可以利用“入社自愿，退社自由”进行合法斗争，要求退社单干。第二，是“警告”干部：富裕中农退社以后，不許說他是资本主义分子，不許戴帽子，不許开辯論会。这不是公开鼓吹单干是什么！刘少奇在湖南的四十四天里，开了許多会，讲了許多話，几乎沒有一次不在鼓吹单干，不过有时露骨一些，有时隱晦一些罢了。

在刘少奇的鼓吹下，湖南不少县搞了“包产到戶”的試点，“包产到戶”和变相的“包产到戶”在一些县、社曾經泛滥过。

关于社員自留地，中央紧急指示信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中都有明确规定，刘少奇却鼓励社員开荒，开垦田头、田角、田埂，搞变相自留地。他在五月六日晚的談話中說：“我到山上看到不少荒山、荒土，我和社員談話，問他为什么不种呢？”他在談到田埂种豆子問題时說：“为什么不让社員种呢？可以让社員自种自收。”五月十三日，在长沙听取湘阴县整风整社情况汇报时說：“自留地是分給他的，田头、田角、田埂可以种豆子，但不是分給他的，是包給他的。”在刘少奇的指使下，他蹲点的天华大队，除每人七厘自留地（占耕地面积的百分之六点二）外，稻田以外的土（旱地），合作化是谁的现仍归谁所有，屋前屋后，空坪隙地归社員所有，等等。因此社員实际占有的自留地，大大超过中央规定。例如周南生，全家六口人，实际有四、五亩自留地。周南生整年不出集体工，除經營自留地外，就編織篾席。刘少奇视察过的、他的故乡花明楼公社，情况也是这样。前湖南省公安厅长李强，六二年在湖南省委的一份報告中写道：“这几个队，每人平均分自留地七厘，私人开荒至少每戶一亩，多的达到三亩。”

社員大量經營自留地，和生产队爭劳力，爭肥料，爭水源，严重影响了集体經濟的发展。而刘少奇对这种資本主义自发势力，倍加保护。在他看来，沒有个人所有制就沒有集体所有制了。他在五月六日晚的談話中說：“社員的东西你搬走了，自留地你給收了，这还有什么集体所有制呢？！”他认为，不尊重社員个人所有制，是集体所有制不稳定的主要原因。他說：“为什么社員不尊重集体所有制？公家的，集体的，他不尊重。原因有两条：一是吃的东西少了，吃不飽；二是一平二調拿了两年，什么东西都拿走，所以社員也拿。首先是公社、大队拿社員的，不尊重社員的个人所有制。”因此，他把保护社員个人所有制作为巩固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不強調巩固三級集体所有制，却別有用心地強調保护社員个人所有制，并主张由人民政府（指县）搞定权发証，发給社員山林分戶管理証，自留地、房屋的所有权証，用法律形式将社員个人所有制固定下来。

在刘少奇的“鈔票挂帥”、物质刺激的修正主义思想的指导下，湖南农村社員粮食的分配，曾一度取消了基本口粮或照顾部分，完全实行“按工分吃饭”。这种分配方法，使資本主义思想泛滥，人多劳力少的貧下中农濒于破产。天华大队貧农李正求說：“刘少奇走后，我們这里实行‘按工分吃饭’的分配方法，給困难戶、貧下中农带来了痛苦。因为貧下中农一般人多劳力少，中农、富裕中农劳力多，他們不顾集体，不顾別人，只为个人奋斗，多搞点工分，多分点东西。因此，富裕戶繼續上升，越来越富；困难戶越搞越下不了地。刘少奇貫彻的这个原則，长了富裕中农的志气，灭了貧下中农的威风。”有的說：“我家八口人只我一个人劳动，实行‘按工分吃饭’那年，欠了一三〇〇斤谷的賬，年年还賬，到现在还沒有还清，还欠三〇〇斤。”有的說：“我家六个人吃饭，我一个劳动力，实行‘按工分吃饭’后，一亏亏好多，沒办法，把屋卖了。”有的說：“实行‘按工分吃饭’后，在家里沒饭吃，就跑到江西，吃了很多苦。天华大队跑到江西的，还有十几人到现在还未回来。是被迫去的。这是刘少奇放的毒。請你們把这个意見帶到中央去”等等。这是刘少奇搞物质刺激，对党和貧下中农欠下的一笔賬。

刘少奇在天华，为了收买人心，树立个人威信，慷国家之慨，无偿貸給天华大队二万元（內有几千元期票）。这笔賸无偿貸款的发放，挑起了天华邻近的大队对政府不满，制造了天华大队同邻近大队的矛盾。同时，由于期票至今尚未兑现，天华大队社員对此很有意见，破坏了党和政府在群众中的威信。这是刘少奇搞物质刺激，对党和貧下中农欠下的又一笔賬。刘少奇对党和貧下中农欠下的債，必須偿还。

刘少奇一九六一年的湖南之行，干尽了坏事，用他自己的行动向人民表明：他是党内最大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走資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地主、资产阶级在党内的头号代理人，是一个阴险狡猾的政治野心家，是人民的凶恶敌人。

打倒刘少奇！

刘少奇从党内滾出去！

誓死保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綫！

我們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